

设计连接生活： 激发大湾区设计创意能量



UNStudio创始人及首席建筑师Ben van Berkel在峰会现场作演讲。

本报记者 梁信 摄

本报记者 梁信 香港报道

11月27日至12月2日，由香港设计中心主办的“设计营商周2023”（BODW 2023）在中国香港举行。自2002年首办以来，设计营商周已经发展成为亚洲具有影响力的设计界盛事之一。而今年的设计营商周以“Game Changers（设计创变者）”为主题，尤以旗舰活动“设计营商周2023”峰会最为瞩目。

11月29日至12月1日连续三天的“峰会时间”中，共有30多场主题演讲和论坛对话在西九文化区的自由空间轮番举行，为到场的观众提供近距离一睹大师风采、汲取行业前沿思维、感受可持续设计创意思维火花的机会。

除了峰会论坛之外，历时一周的设计营商周期间还举办了包括设计营商周城区活动、Fashion Asia Hong Kong、DFA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大湾区创意之夜，以及Design-Inspire、deTour、香港牛仔节、设计教育领袖论坛和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等在内的各色设计盛宴，让参与者们除了感受到设计的广泛应用之余，也领略到设计如何为人们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

联动大湾区传递设计魅力

11月28日，由香港设计中心主办的首届“大湾区创意之夜”举行启动仪式，为设计营商周的一众精彩活动正式打响头炮。

记者留意到，本次活动的举行地点——香港设计中心设计及时装基地，是设计中心预计在2024年第三季度迁入的深水埗新址。据悉，之所以选择此处作为基地，是因为深水埗不仅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本地特色的选址，更是传统的服装布艺批发零售集中地，有利于发挥行业间的协同效应。而“大湾区创意之夜”，正是为设计中心明年进驻深水埗的一次“预热”，希望借助这次机会链接多方面的设计机构，激活大湾区内各城市携手合作的潜在机遇和促进设计创意行业发展。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启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我们将公布和推展《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完善产业生态圈建设；我们亦会为‘创意智优计划’注资，协助创意产业拓展新市场。我相信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更会为香港的创意产业创造无限机遇，今晚‘大湾区创意之夜’正是绝佳的开始。特区政府致力为香港创意产业培育优秀的设计人才，我们希望这个设计及时装基地，能为新晋设计人才及时装设计师提供培育和交流的地方，让他们展现香港新一代的时装设计实力和竞争力。”

时尚不仅关乎流行美学，更与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启动仪式的重头戏之一，是于同场举行开幕仪式的《再度时尚》展览。本次展览共展示了来自大湾区不同城市的40多件优秀跨界设计作品，涵盖了时尚

设计中潮流、物料、设计开发、生产、零售和循环等六个主题领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年轻设计师的作品都通过艺术、文化、建筑等领域的融合，为时尚创意带来前卫启发的同时，也以实验性的手法积极拓展设计应用的新地图，让简单的物件也能传递出别样的人文关怀。

近年发行的钞票在设计上大多已经考虑到视障人士的需要，采用雕刻凹版印刷，让表面有明显的凹凸手感，方便识别币值。但因为钱币流通量广，被人触摸多了，纸币上的无障碍识别特征也会被略微“抚平”。遇上较旧的钞票时，视障人士就难以靠触摸来分辨。而来自香港本地的设计工作室“无事研究所”的设计师，通过日常与视障人士的相处，了解到了他们不能准确地分辨钱币面值的难处，发明了一款“看得见的钱包”：只要将纸币放进标示活页卡中，视障人士就可以靠钱包内左下方的刻度金属条与梯级作为“纸币量度器”识别出纸币的币值。简简单单的小设计就能让视障人士不再需要求助他人，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Invisible Company的创始人Flavin和Devana是狂热的徒步旅行者，但他们在野外经常发现美好的风景中总有被人随手丢弃的垃圾。为了保护美丽的大自然母亲，他们想到了每天地球上都会生产大量的包装袋，这其中许多还是不可生物降解或不可回收的。为了从源头上减少一次性塑料包装袋带来的污染，“#INVISIBLEBAG”也由此应运而生。这种袋子不仅是堆填区可生物降解、可堆肥的，也可以完全溶于水中，也已经通过实验测试证明其对环境无毒无害。当人们拆开包装之后，只需要泡在80度以上的热水中就能轻松将其溶解。而他们近期最新研发的“#INVISIBLEBAG 2.0”更升级利用甘蔗来制作，成功达到了88%生物基。目前，#INVISIBLEBAG已经与多家时装、美妆护肤、网购和零售品牌合作提供环保包装，鼓励消费者通过微小简单的行动，跨出绿色环保生活的一大步。

用密纹树脂、有机玻璃、亚克力制作而成的麻将相信大多数人都曾经见过，但用旧衣服制作的麻将却并非那么常见。在展览现场，来自一滴设计的两位设计师带来了一套用升级再造面料制成的环保麻将套装。产品主要是黑胡桃木制成的麻将外盒，以及回收知名时装品牌的过季衣物（如Dries Van Noten、Raf Simons、Rick Owens、Thom Browne和Yohji Yamamoto等品牌的过往系列）作为升级再造物料，制成一颗颗别具特色和纹理的麻将。每件产品都100%可生物降解，提醒着人们独乐乐之余，也不忘与自然环境同乐。

开启设计领域前沿探讨

荷兰一直以来被誉为欧洲的“创意之都”。荷兰的创意与设计产业尤为发展蓬勃，是全球文化最多元的地区之一。今年的设计营商周

邀请了荷兰作为国家合作伙伴，汇聚了一众海内外的精英设计师和企业到峰会现场分享真知灼见，全面探索设计、创新及品牌趋势，推动与设计创新价值相关的讨论。据悉，荷兰希望通过此次合作与中国香港联手展开长期关系，以后者为起点覆盖整个大湾区，将荷兰在建筑、时尚和产品等专业领域的优秀资源对接到整个亚洲，共同推进全球循环未来的实现。

今年的峰会主要围绕“城市规划与新都市模式”“品牌变革与消费者体验”“人工智能、科技与未来趋势”等三大议题开展，通过50多位行业大咖的经验分享和互相启发，与业内人士共同探讨如何以设计之力推动人类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来自荷兰的UNStudio是国际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在本次峰会上，UNStudio的创始人及首席建筑师Ben van Berkel分享了在过去35年的设计里程中UNStudio由始至终秉承着的创新与蜕变的核心价值。他在演讲中以香港演艺综合剧场和墨尔本摩天大厦STH BNK by Beulah两大项目为例，介绍了他如何从建筑设计中发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契机。

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的演艺综合剧场总面积达到4.1万平方米。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整个演艺表演场地实际上是建设在由650多个巨型弹簧承托的建筑物之上。这是由于西九文化区地下有地铁线和高铁线交织运行，建在弹簧上是防止行车的震动声传到剧场里，可想而知其中包含的技术有多么的复杂和精密。Van Berkel在演讲中还指出，除了建筑实用性上的设计创新之外，不能忽视的一环是以人为本的体验。因此在设计这座建筑时，他更注重让人们既可以由外望向内，也能由内望向外。这种别具通透感的设计，使得整座建筑即便在夜色中也能“看起来像一盏明灯，一盏吸引人前来的剧场明灯”。

中环作为香港的城市中心地带，是来港游客必去的打卡地。那里拥有全球经典的摩天大楼——中银大厦，而就在它身旁，另一栋科幻感超强的超高层地标建筑——The Henderson（恒基大厦）又拔地而起。在一座已经布满标志性建筑的城市里，如何设计一座能够在天际线上脱颖而出的建筑？香港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地产策划部副总经理陈志荣博士分享了它与团队如何运用想象力和创新，以“洋葱剥壳待放的形态”作为创作设计的灵感，利用曲面形状玻璃幕墙打造出了这栋兼具卓越建筑智慧与绿色智慧的新地标。

展望未来，香港设计中心还宣布法国将成为2024年的合作国家伙伴。法国将为明年的“设计智识周”（Knowledge of Design Week、KODW）和“设计营商周”带来知名的讲者以及一系列设计活动，促进两地相互学习，并在长达一年的合作中，建立互相交流的设计社群。

（编辑：洪晓文）

《吾爱敦煌》： 文敦艺煌 文明传承

影评

阿茶

电影《吾爱敦煌》11月17日首映，因其题材涉及宏大浩瀚的敦煌，且主要人物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被称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从社交平台的观影体验来看，一部分观众对影片稍显“平铺直叙”的结构颇有看法，另一部分观众则表达了一些对“女性主义”电影的关注。从笔者观影的感受而言，《吾爱敦煌》有半传记体、半科普片的性质，而其间可圈可点之处并不少。

敦煌是中国千载文脉传承的重要支点，也是承载中国人文化情感的一汪深泉。敦煌本古瓜州之地，其历史可溯至春秋，时为秦属，自古为羌、戎居地。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设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并有阳关、玉门关为守。敦煌故事的起点，既充满文化融合、中西交汇的开放态势，也将成就世界文化史上的非凡辉煌。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言：敦煌学的内容是“丰富而有光彩的”，其具体内容“所表现的是我们祖先辉煌的艺术文化的成就，吸引类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及其民族的一切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创作”。敦煌的创作发现，“无一不影响全人类的幸福生活”。

《吾爱敦煌》镜头下的敦煌，无疑是这段话的视觉注脚。敦煌涵盖的建筑、造像、壁画、书法、经卷、汉简在内的文化艺术成就，宛若中国文化脉络中灿若星河的一帧宇宙，闪耀与湮没，重现与重生，珍宝所历，令人慨叹不已。电影仅用剪影式的镜头语言就展现出了解放初期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那个寂寥又丰富、寒冷又热烈、单调又灿烂的敦煌。

《木兰词》中的“对镜贴花黄”，何解？《敦煌图录》里，有唐末五代女子皆爱剪花鸟贴于自己脸上的记录。温庭筠的《菩萨蛮》当中，“小山重叠金明灭”“人胜参差剪”“蕊黄无限当山额”，似有印证。唐宋和唐宋以前鲜活的文明记忆，随

着时间的流逝，将仅存于诗词的无限遐想当中。樊锦诗院长深知，文脉的传承是要子孙后代都“看得到”。敦煌的“洞子”，不仅是烟火人间中艺术化的佛国世界，更是北中国两千余年文明涵化发展的生动见证。

而本片的导演选择将重头戏放在了“经济好起来”之后。四面八方的热情向敦煌涌来，车鸣人喧，资本逐利，这也是樊锦诗第一次感受到了保护好敦煌的压力。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文化热渐起。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成为地方相关部门的“众矢之的”。《吾爱敦煌》最激烈的一场戏，就是樊锦诗为了保护



敦煌文物向地方相关部门“拍了桌子”。樊锦诗不是拍完桌子了事，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平衡敦煌文物的保育和面向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放。敦煌的建筑、彩塑和壁画，只要在世人的俯仰之间，必然随着时间受到消磨，这是所有文物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吾爱敦煌》用平凡的镜头和叙事，让我们看到，敦煌的守护者如何将这些承载千载情缘的历史记忆，以科技的方式和人类的毅力，用图像、文字和复制的方式保存下来。近年来我们在全国各地所看到的敦煌艺术展，那些全息影像的洞窟复现，使我们能够穿越千年，瞬息敦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佛像的从容和色彩的灿烂，然而洞中的日升月落，是无数人天上的

文物守护者们枯燥而近乎残酷的生活。

电影对敦煌儿女苦难的表现比较克制。佛国与俗世，理想与现实，在敦煌交织。由东西千佛洞、莫高窟、榆林窟、五个窟石窟组成的敦煌石窟群，其清理、保存、临摹、复制的工作量是巨大的。而要充分理解、认识和整理这些瑰宝，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人才。可以说，敦煌是跨学科研究的一块沃土，生长着中国血脉相依的黍稷稻粱。

毕业于西安美院的女画家，想去西安看望久不见面的儿子，樊锦诗并没有立刻答应。她哭着说，敦煌壁画里不仅有庄严法界，也有世俗烟火。佛教起源于印度，却盛于中国。汉化佛教因地制宜，在佛教三衣之外发明了常衣，御寒保暖；执行“农禅”制度，外出参加农业林业劳动，自给自足；冬寒之日结制安居，坐禅避寒。奉佛礼佛的世界充满人情，而樊锦诗也有自己的方式，她给研究人员创造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敦煌的曲子词、变文、字谱、音韵，千年前这些世人习以为常的存在，却是我们回望的文化高峰一面镜子。《吾爱敦煌》的“平铺”和“枯燥”，正是敦煌和敦煌人“平常”与“伟大”的真实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量的敦煌卷子中，有一卷王仁昫的韵书卷子，其上沾染了一点胭脂。由于唐代科举考试作诗限韵，韵书在考试时十分重要，因此这卷很可能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子为丈夫所抄写的韵书，胭脂便是女子所用。在后世传说中，有位唐代的女仙人，名吴彩鸾，夜抄韵书卖与读书人。“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而在这部电影里，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放弃了武汉的研究生活环境，远赴敦煌，测绘洞子，与樊锦诗相聚相守。正是爱与创造、珍惜与坚守，让文明得以生生不息。

如果要问敦煌让我们永远珍爱的究竟是什么，一定是她跨越时空与我们相视一笑的无限深情。遥望敦煌，也会感慨：瀚海鸣沙能自语，春风也度玉门关。

（编辑：杜尚别）

《燃冬》中的温暖柔光

影评

柳莺

在近几年的华语影视作品中，东北已然成为一片创作的热土。在《白日焰火》《雪暴》里，皑皑冰雪世界为扑朔迷离的案件增添神秘气息；《保你平安》《轻松+愉快》则从黑土地充分汲取喜剧养分，靠幽默和贫嘴逗乐观众；而在《吉祥如意》《日光之下》中，普通人拼命在这寒冷的气候里，靠亲情与友情维持自己生活的温度。在一众“东北主题”影片创作中，2023年问世的新作《燃冬》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燃冬》是新加坡导演陈哲艺在中国大陆拍摄的第一部作品。陈哲艺曾经凭借《爸妈不在家》捧得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最佳首作奖，开创了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电影的历史。近年来，他的创作在类型上长短通吃，地域上横跨欧亚，近作《永恒风暴之年-隔爱》和《漂流人生》都在世界电影节上斩获颇丰。2023年，他再次凭借《燃冬》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此后本片更是被选为代表新加坡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

《燃冬》讲述的故事实则并不复杂：都会青年浩丰来到小城延吉参加朋友的婚礼。人生的重压让他不堪重负，延吉之行仿佛一次出逃。他心不在焉地在这座城市里

浏览，直到遇到了年轻导游娜娜。娜娜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好友韩萧，洒脱的后者给浩丰带来不小的冲击。三个年轻人的轨迹产生了短暂的交集，而他们也在这一萍相逢中，于彼此身上找到了些许温暖。



讲述个体之间因机缘际会的影片并不少见，《燃冬》的故事则在常规中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影片最为迷人之处在于它的混杂性。一方面，延吉这个地方本身就以其多元著称，汉族与朝鲜族混居，两种风俗的融合为故事提供了视觉上的“奇观性”。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陈哲艺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对高寒地区的浪漫想象。在此前提下，导演又巧妙地将娜娜的职业设定为导游。她不仅带领着浩丰行走在城市中，更是一

个穿针引线的人物，编织起不同角色之间的网络。观众借由她与浩丰的双重视角，同时从内部与外部审视延吉的风土人情。

娜娜、浩丰、韩萧，三个背负着不同过往的年轻人，在电影中瞬间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结构。他们好像《午夜巴塞罗那》里在伊比利亚半岛游荡的自由灵魂，又让人想起《占与祖》中无比经典的巴黎三人行。在这个意义上，弥漫在三人之间的情感也是混杂的，它淡如薄雾，无法界定。是温热有余的友情，还是尚未抵达沸点的爱情？是短暂到可以忽略的亲情，还是几个陌生人萍水相逢的擦肩？导演只负责悉心描述，不负责盖棺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某一瞬间，他们成为了彼此的止疼剂。在《燃冬》的后半段，主角们决定向长白山进发。白雪覆盖的天池，如初生般纯粹，在一段疯狂的公路旅行后，他们终于释然，三个异乡人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展开了一段充满爱的旅程。

尽管有时影片太注重对浪漫主义色彩的渲染，偶然出现抒情过度的桥段，但《燃冬》仍旧精准地把握住了当下一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他们不再甘心于固守一地，为了重新找回生活，他们宁愿远走他乡。在这场自我实现的大冒险中，涌动的爱意与生命力聚成一团火，燃成了这个冬天最温暖的柔光。

（编辑：杜尚别）